



老君树的风信

刁泉武

获知高陵区成为白河县对口帮扶单位，我在内心里百感交集。这百感交集源自两个原因：一是我个人对白河独特的情感；二是由衷佩服新时代各级政府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心与躬行。

白河不易，白河人艰苦的故事让我刻骨铭心。许多年前，我在西安结识我现在的妻子，她就是白河人。那时候，陪妻子回一次娘家，我们要在路上整整走两天两夜。先一天早在西安火车站乘上绿皮火车至平阳关已是深夜。火车在那里作短暂停留之后，换了机车，往东至安康是第二天凌晨。我们从凌晨等到中午，才换乘一趟去襄樊的慢车坐至白河县的冷水站。这趟慢车每次都是爆满，人挤人挨人，想要挪动一下，都是非常困难的。记得有一年，我们带着两个才三、四岁的孩子第一次去外婆家。这趟慢车行至涇溪站临时停车，有人却喊冷水站到了。我和妻子挤不到车门边上，又怕错过站点，就把孩子请身边的人抱着，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抬开车窗翻窗下车，然后再由好心人递出孩子和行李。谁知下车一看，铁道旁立的站牌却是涇溪！知道下错了车，又慌忙把孩子和行李递上去，等到再把妻子抱起搬入车窗时，火车已开始启动！于是好心的人们纷纷惊呼着伸出手，硬是把我拽了上去。虽然有惊无险，但那一瞬间，却真的让人有命悬一线的急迫！其实这种事在乘车的人中经常发生，我们只不过赶上了亲身体验！到了冷水站已然下午时分，而妻子的家却在一个叫葛花村的后山上。从冷水到葛花，要经仓上镇、裴家乡，还有90多华里。这一路沿线，甚至再往裴家里面走，沿路的沟沟梁梁、坡坡坎坎上都住有人

家。那时候没通班车，从冷水进后山，就只有步行或挡过往的农用车捎脚。婚后第一次去白河，我们就在这段路上出了状况。当时，我们拦了一辆小四轮捎带我们进山。但刚行至车主人所在的沟口附近，车胎却爆了，小四轮的主人便站在沟口喊自己的女儿拿工具出来帮忙。女婿听说是西安来的“稀客”，显得异常兴奋。她向妻子家住在“哪哈”？妻说裴家葛花。女婿就一脸自豪却藏轻蔑地说：“后山老儿闷”！我当时没听懂。但小四轮的主人却及时训斥了自家的女婿。后来听妻子说，“后山老儿”是住在前山的人笑话住在后山人的话儿。“闷”是这一带人说话惯用的词尾语气，相当于“哦、哟、么”等，没有实际意义。如此我才得以明白，那女婿脸上自豪又轻蔑的意思。可见艰难之下，地理相对优势给人心理造成的暗示作用。小四轮的主人到底没有修好车胎，但他知道我们是新婚回门，索性抹了两个瘪着的轮胎，就让小四轮光着前面两个轮毂，把我们连夜送往裴家乡。那一程，小四轮的突突声伴着哗哗流淌的河水，随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回响在山谷中，一轮明月弯弯挂在谷上，绕在身边，一路陪我们到了裴家。我心里过意不去，要给小四轮的主人加钱，小四轮的主人却坚辞不受。只接了我另外给他的一包烟，说了“你这是好烟啊，我们吃烂香烟吃惯了的人，可惜了哇！”我那时便知，这里的人虽极度贫困，但却热情好客，笃礼崇义。

那天凌晨一点，妻子带我到裴家集一熟人家里草草吃了点东西，夜里就在熟人处投了宿。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行色匆匆，步行十里平路，再爬山坡二里，总算到了岳父家。

白河民风淳朴，文化更是包容深厚，秦头楚尾而秦风楚韵。走在山中，行在门前，无论认识与不认识，沿路的人家只要看见，便会笑脸相迎，带着浓浓的乡音招呼你：“拉(那)一锅(个)喂？玩一哈(下)家里喝口水再走呀！”白河人有腌制熏肉和烧制白酒的习俗。熏肉是家常小菜，乡亲们几乎每家都养猪，宰了之后腌制了挂在堂屋火坑的半墙上任它烟熏火烤。女婿就一脸自豪却藏轻蔑地说：“后山老儿闷”！我当时没听懂。但小四轮的主人却及时训斥了自家的女婿。后来听妻子说，“后山老儿”是住在前山的人笑话住在后山人的话儿。“闷”是这一带人说话惯用的词尾语气，相当于“哦、哟、么”等，没有实际意义。如此我才得以明白，那女婿脸上自豪又轻蔑的意思。可见艰难之下，地理相对优势给人心理造成的暗示作用。小四轮的主人到底没有修好车胎，但他知道我们是新婚回门，索性抹了两个瘪着的轮胎，就让小四轮光着前面两个轮毂，把我们连夜送往裴家乡。那一程，小四轮的突突声伴着哗哗流淌的河水，随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回响在山谷中，一轮明月弯弯挂在谷上，绕在身边，一路陪我们到了裴家。我心里过意不去，要给小四轮的主人加钱，小四轮的主人却坚辞不受。只接了我另外给他的一包烟，说了“你这是好烟啊，我们吃烂香烟吃惯了的人，可惜了哇！”我那时便知，这里的人虽极度贫困，但却热情好客，笃礼崇义。

有一次陪妻子回白河，我管人家喊“干老”的人从门前过身，岳父家的人留他吃饭并住了一夜。“干老”和我喝着酒尾，对我讲了许多白河县的古今轶事、神话传说。我听得入心入肺，兴趣盎然。非要让他带我去他讲过古今的遗址去看看。第二天，征得岳父家人同意，“干老”真的带我去去了，这一去，就是好几天时间……

传说和神话原始神秘，叙述和诠释美轮美奂。我如今依然不能忘记的，莫过于在一个叫白河湾的地方，曾经注目过的一棵千年古树。“干老”告诉我，那棵树

叫老君树。老君树其实是一颗饱经沧桑的古老石楠。说是千年，恐怕年代更要久远。它苍骨虬枝、盘根错节，四季常青，枝繁叶茂，伸展开来，有半亩地见方。远远看去，树下有潭，潭水腾雾。葱茏如盖又生风带水。“干老”说：老君树是白河县的老爷树，是山神。它知白河事，也知天下事。它护佑着白河人民，它也注视着天下苍生。我的敬畏之心在那一刻油然而生。我仿佛听到它在风中向我传信：老者，地老天荒，君者，行健势坤。白河人美不胜收，白河的将来一定会更美！

此后二十年，随着西康铁路、西康高速连续建成通车，十天高速过境白河，襄渝铁路复线和汉江水运码头的改扩建，白河山区的山里山外交通日趋便捷。昔日那种因山河阻隔而导致的行路难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早已一去不返。木瓜酒、黄酒等农特产名誉海内外，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山外，成为农业产业的支柱产业。进入新时代，随着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山深处的白河人陆续搬迁至城镇或新型社区，住进了生活设施齐全的楼房新房。

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使白河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继往开来，如今的白河，正在以更加美好的身姿走入全国人民的视线，令世人惊艳！

关中人说：“女婿顶半子”。我是白河的女婿，我感谢上苍对白河的眷顾，更感谢党中央在新时代的高瞻远瞩、励精图治！

老君树，这可是您多年前带给我的风信？

救命粮

严共昭

老家屋后那座山，满是茂密的灌丛，牛奶子、刺泡儿、苦李子、野山楂，还有八月瓜、猫儿屎，数不清的甜食，是我们儿时的乐园。那时，扫地、刮洋芋、打猪草、捡干柴，每天都有农村孩子忙不完的活。而打猪草、捡干柴对我们来说就是“解放”，我们三五一伙结伴上山，从春末到初冬，总能找到可口的野味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些野味儿是我们难得的美味，每次吃到都有不同的味道，总是百吃不厌，因为我们品尝的不仅仅是野味儿，更多的是寻找、发现、采摘的快乐。

阳春三月，漫山遍野开满鲜花，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救命粮”了。远远望去，白花花的洒洒山野，像漂浮在林海上的朵朵白云。它的花期很长，直到夏末才会凋谢，成了化龙山地区，春夏季节的一道靓丽风景。

儿时的我们，虽然不知道观赏风景，却在无意间看不到遍野白花时，萌生着探究究竟的想法。我们急冲冲地钻进茂密的丛林，原来代替白花的是青色的小果子。这些小果子，慢慢长大，到了秋末，就由青色渐变为黄色、黄红色、大红色，一簇簇挂满植株。虽然大红色的“救命粮”已经成熟，吃起来却是又酸又涩，只有霜冻后，果皮起皱了，才会是甜甜酸酸的。

真正吃“救命粮”，是十二岁时，在姑姑家。他们把大红的浆果磨成浆，加少许包谷面，稍作发酵，做成圆饼，或蒸或煎，以度青黄不接。我吃了两个，还想吃，姑姑说别吃多了，吃多了不易消化还会便秘。临走时，姑姑让我去楼上抓点干的带回去生吃。上得楼去，但见满楼都是红红的“救命粮”，像张大红的地毯，我蹲下身子，大把大把地吃了起来，那味道真是美极了，酸甜中杂以特有的清香，嚼起来沙沙作响，在清爽而美妙的白噪音中，吃得我忘乎所以，直到感觉味道变涩了，才觉得张嘴难闭嘴亦难。

回家后，肚子鼓胀，几天吃不了，也拉不出。父亲说，那是人家的救命粮，粮食不够，是接济荒年的，你可好，海吃山空的，吃得自己消化不了。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后山上彩霞般红遍山野的“救命粮”，似乎一下子知道为啥叫它“救命粮”了。父亲告诉我，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救兵粮”。这个名字源于一个故事，诸葛亮领兵误入深山，箭尽粮绝，为避追兵，数日轻装急行军，就在一个个快要饿晕的时候，一个士兵突然发现对面山上大红一片。大家来了精神，一股气冲过去，真饱了肚子。这救了命的小浆果，就被士兵称为“救兵粮”了，随着部队一路传扬。

来化龙山自然保护区工作后，方知它的学名叫火棘，是化龙山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极其常见的一种常绿灌木，不但花期长，挂果期也长，是极好的园林观果树种。耐修剪，播种、扦插、压条均可，孤植、丛植、盆栽皆佳，广泛应用于公园、公路、庭院等绿化、美化，对二氧化碳有很强的吸收和抵抗能力。果实、根、叶皆可入药，有清热解毒、活血止血之功效。果实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元素，一粒果子所含维生素C相当于一个大苹果，是营养极高的保健性水果，果实还可抑制龋齿的活性物质，是制作牙膏的优质材料。真可谓山中精灵，浑身是宝。

而我仍然习惯叫它“救命粮”，因为它会勾起我儿时的快乐，想起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姑姑家堆放粮食的楼板上，接济青黄不接的“救命粮”……

是的，荒谬

今夜的孤寂猛烈地啄击着黑暗
我看到辛波斯卡偏爱的荒谬

是的，荒谬。是什么让我
在冷冷的雾中走的如此艰难

是什么让我在此时啜饮风雷
一窗风雨，一场寒

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改变
今晚的月没有光，一堆灰云下

我像是一只失去知觉的甲虫
漫无目的地翻山越岭

一条长长的路上映着我
悲凉的自画像
古老的月惨淡，悦尽，荒谬

再无蓬勃可言

这些被我荒废了的时光
连黑暗中落下的雨都是瘦弱的

我不惧怕众鸟地
欢唱带来一场霜降
我早已厌倦了阳光翻飞的尘土
即使海水的轰鸣
都带有拉奥孔的痛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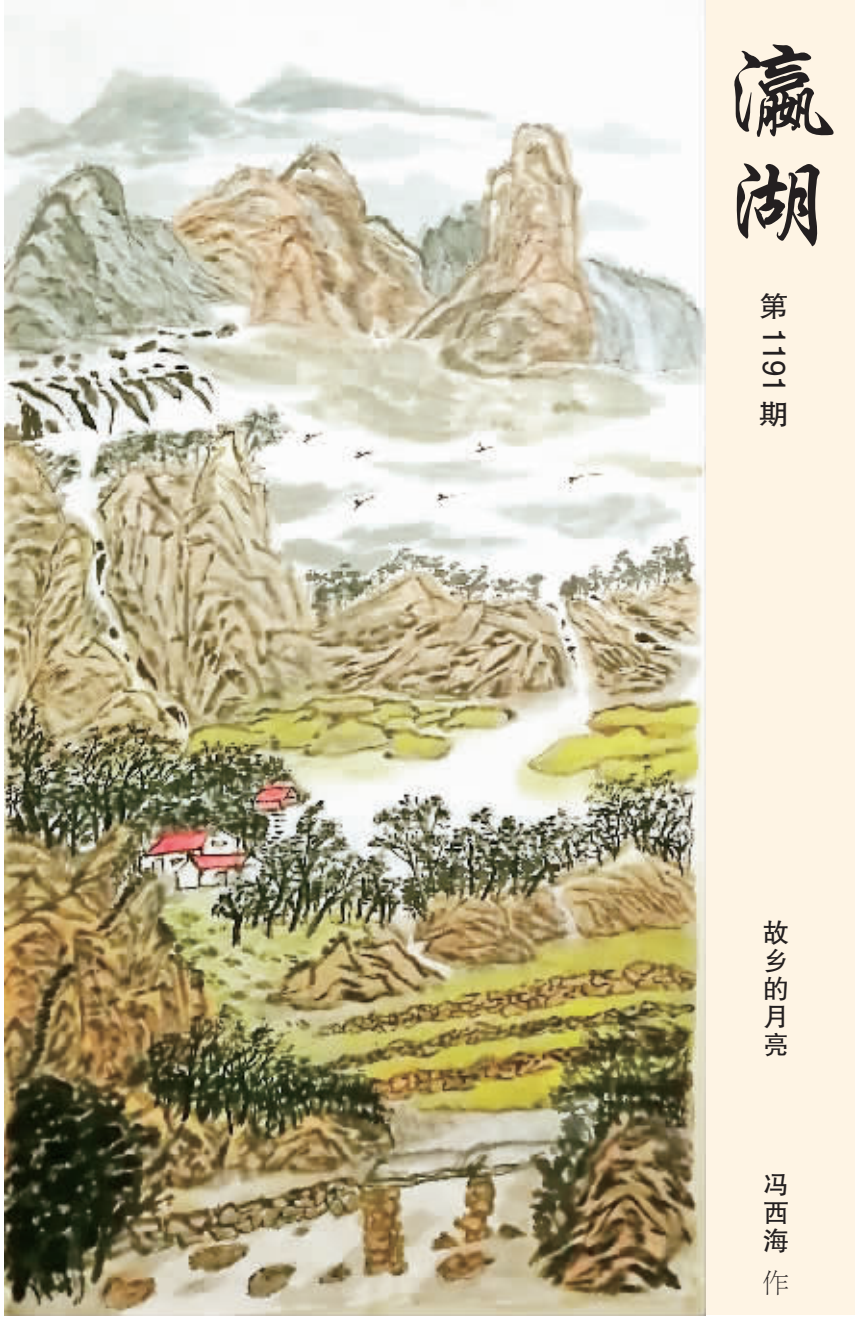
我频繁地使用隐喻
刻意地躲开死亡的话题
光阴怜悯的看着我
我已无法用深情
拥抱粗糙的生活
话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薄
那些用旧的时辰再无蓬勃可言

长安月

一束清辉从唐朝的塔尖泄下来
这是李白的月光
还是故乡的月光

面对今夜被照亮的记忆
我努力地将头仰了又仰

在一堆离愁中
我望见姥姥的身影
凌乱的白发在空中飘零



瀛湖

第191期

故乡的月亮

冯西海作

这注定是一个泛泛的夜晚
风吹落黑暗，吹落我一生的怀念

没有一处生活不留缝隙
没有一轮明月会时时盈满

坐在时间的斜坡上
我已分不清是谁梦到了谁

我害怕那些未知的风
落在深秋的窗户上不停地抖动

一个人的深秋有些恍惚
有些孤寂
长安的月牙是纵情也是寄情

我无法近距离地接近黑暗
无法拥有一丛向上的祝福
在不断失去与拥有中
迷惘于时间之外的事物
和一些来历不明的暗喻
它是你的，也是许多人的



李白与杜甫的从政之路

左右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欢迎、最具天赋的两位大诗人，历来都是千家万户相互追捧与推崇的对象。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粉与甫粉，我对这两位大诗人从来都是膜拜之极的。这对诗坛双子座都是出生在当时被称为“盛唐”(公元七零零到七七零年)的最辉煌的七十年间，虽然他们的命运不同，但有着很多相同的人生轨迹。

我绝对没有厚此薄彼之心，写下此文，只为梳理二位大诗人一生中从政的轨迹。

李白与杜甫都是做过官的，但他们做官的目的截然不同。李白一生中写诗之余，主要是成仙问道与从政，杜甫一生中写诗之余，主要是从政。李白从政主要是为了实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天才，宰相式的天才，并通过一边从政，一边实现人们口中的“谪仙”的升天梦。谪仙，从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从天上被谪贬到人间的仙人。杜甫就不同了，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而规矩的教育(杜甫的祖父和父亲，就是从传统的科举考试之中走出来的)，属于规矩矩的一个考生，他没有多大的野心和梦想，就是想通过从政，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才华抱负，并服从杜氏家族代代从政、光耀门楣的祖上家训。

李白从政很晚，他最早从政是从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开始的，那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这不怪他，当官很晚的原因主要有很多，一是他跟着他那些成仙问道的师傅们在山上隐居了很多年。从政和修道，是李白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种信仰，也是一种矛盾。李白走上政治之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包装”，成为政治明星而走上仕途的。直到有一个叫吴筠的道教徒和唐明皇很熟，他夸大其词推荐了李白，再加上玉真公主再三的推荐，李白得意洋洋地来到了长安，他那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是在去长安任职的路上写的。

来到长安，李白被任命为翰林待诏，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兼秘书，在当时的唐朝，正六品，对于一个从未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状元之路就直接担任六品官员的人来说，在当时的唐朝，已经是天大的赏赐，李白以布衣之身登上天子之堂，在当时已经成为明星热门话题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名震中外，震惊朝野。本来唐明皇想许李白为中书舍人一职(在唐代，这个官职一般由文学资望深厚的人担任)，正五品。但是后来不知是高力士还是杨贵妃从中进言的原因，李白这一生当过的最高的官职，就停留在翰林待诏这一职位上，后来的职位一降再降，直到公元七五七年，被流放到夜郎国为止，李白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从政极为简短，将自己已十五年的中年理想，全部献给了朝廷。

而杜甫当官也相当艰难，属于磕磕碰碰、大器晚成的一种。与李白一出山就直入朝廷的仕途之路不同，杜甫是从科举考试开始的，他参加科举应试的那时，已经属于大龄考生了。那一年是天宝六年(公元七四七年)杜甫三十五岁，应招就试，落榜。后来杜甫也有几次复读复试的念头，但也因生活窘困、朝廷的人际关系有限等种种原因放弃了，他就是那种死读书、不懂得变通、不懂得炒作的那种乖孩子、老学霸。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杜甫当上了一个小官：河西尉，从九品，在唐代属于特别没有地位的一个小官，这让杜甫很失望，他辞掉了官职。后来朝廷又给了他新的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比县尉的官阶高一点而已，杜甫勉强接受了。这是杜甫参与政治生涯的开始，到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辞去检校工部员外郎一职(检校二字说的不是实职，而是一种类似于养病期间的闲职)，匆匆结束，一生兢兢业业，也极为简短，奉献了自己十八年的惨淡人生。而杜甫当过最大的官，也不过是左拾遗一职，比右拾遗的官大那么一点点(在唐代，左比右大)，七八品不大不小的监察官职。极为有趣的是，在李白后来降职的人生轨迹中，李白也当过左拾遗。

李白和杜甫的一生，作为诗人，是最伟大的一生，但作为政治家，是最失败又惨淡的一生。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从长安开始，从外地漂泊结束。唯一所幸的是李白与杜甫的最后的生命时光，并不是陨落于当官途中，不然唐朝那个时代的几代明君与昏君，要背负更为沉重、不堪的骂名。

长安月 (组诗)

三色堇